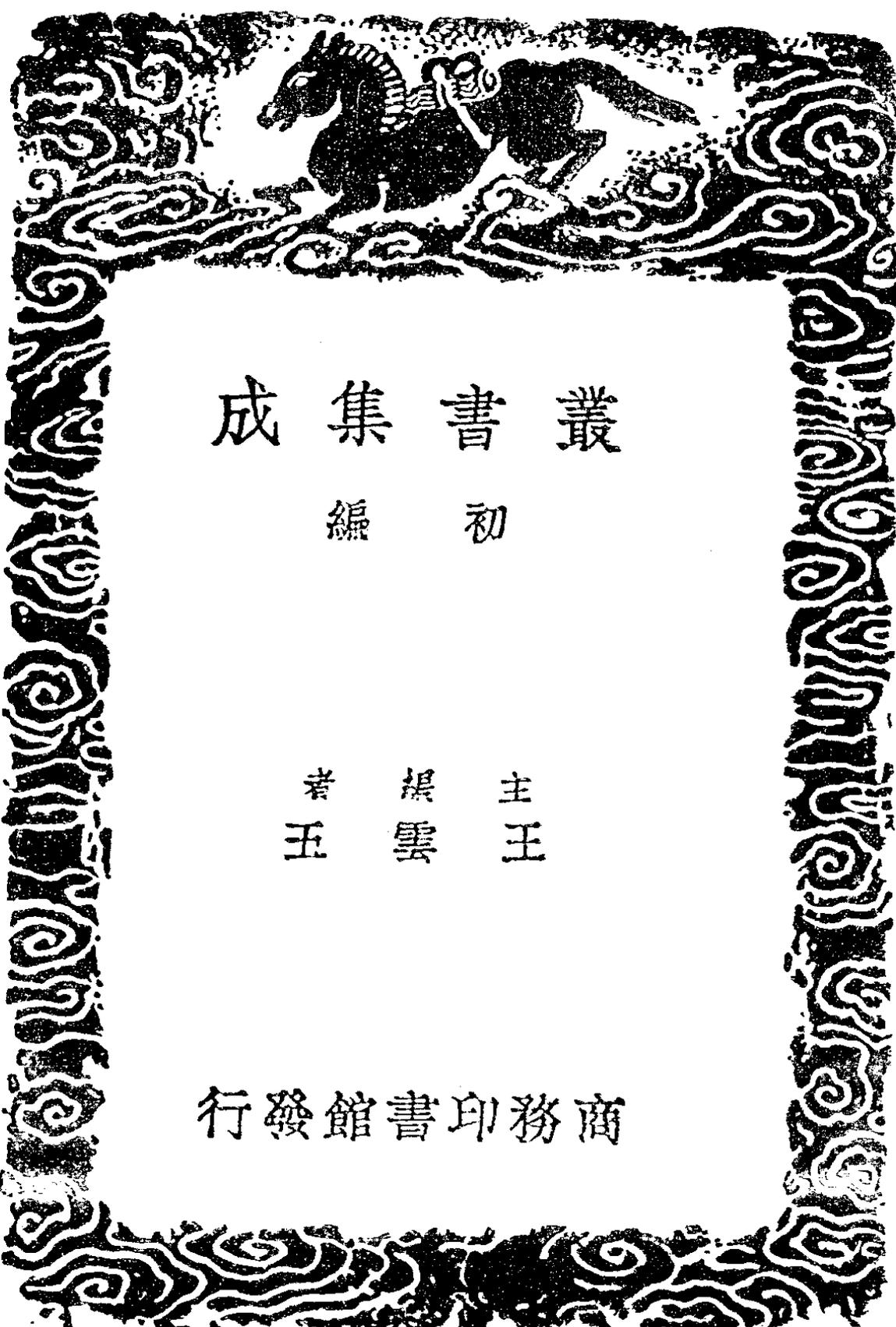


眞實

齋珠

雜

船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真 珠 船



3 0648 9900 2

胡 侍 著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眞珠船序

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開卷有得及他值異聞。輒喜而筆之。日摩月擷。間參獨照。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謚曰眞珠船。雖非探之龍領。頗均剖之蚌腹。槩於博奕。良已勤矣。顧井見不廣。疵類實繁。魚目混陳。貽笑蜚子。採而擇之。尙仰賴於朱仲云爾。

嘉靖戊申八月之望關西蒙谿山人胡侍自序

# 眞珠船目錄

## 卷一

說築傅巖

牛蠶

陰譴

有又

覆水不收

削城角

## 卷二

鶴尾

地理

鐘室草

武職不守喪

外國人進士

眞珠船 目錄

涇屬渭汭

年號犯古

掘塹

葵

蔡邕有後

雙頭蓮

墳碑之制

側室死節

苦蕒之異

正學祠

四岳

奉承御史

隴上異獸

告訐

公主翁主

誌銘

商賈之服

浮梁二令

漕河

茄蓮

083  
112  
2=338

二老奇遇

性與天道

警枕

趙高之詐

五父之衢

隸書

賭博

秦聲

兩造

撲朔

關中無舊族

卷三

斷竹歌

南北首

北曲

簫

磬

琴

罰飲

知醫

君苗

蛙給廩

離合體

越絕書

福堂

漁父瀨女

死生冥定

臨刑飲酒

事機難測

子晉劉安

軒渠

側厚

讀書法

唐文粹

文選

感孕之異

沈存中論星月

精爲星

卷四

合口音

戒石銘

齊氣

合銜音義

僞學

黃金

宋僉事女

卷五

戰車戰船

募姑

盧坦之言

喬文惠上梁文

稷

歹另

廁踰

蒸字韻

權臣官銜

齊民

親王公主禮

巨人

行藥

房庶論樂

剌

東牆

夫妻義絕

汎濫追呼

梁

巳字三音

粉羹

元曲

識緯書名

障泥

馮夷

龍九子

博學

董賈

甜酒

滕茂實

黍

稊

詩人幸不幸

爐酒

毗狸

二王公不私

王忠肅娶妾事

盛允高謫官

無字碑

西瓜

卷六

梁顥

欒巴

吏道廝仕

殷浩語

謝小娥

空桑

幼慧

酒禁

臥視書

精舍

破頭話

太子廟

翰林知縣

大臣處林下

稱閣人字

腋氣

黃州傳奇

薦福牛頭

竹實竹鬮

古木不宜伐

女化男

領巾

統萬城

懷遠鎮

卷七

裝潢

臨摹硬黃響榻

水晶鹽

堯舜禹湯非諡

馬踐楊妃

顧姑

日月蝕

黃金臺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陶淵明用古詩

鷄鳴度關

荒鷄

天地之中

泉比

秦皇隋煬武后

漢書疎略

雙

倉頡

卷八

居庸關

龍涎

寡敵衆

二烈婦詩

曹狀元

婦人行狀

不死酒藥

夜短

天祿辟邪

白水

左袒

上元張燈

雍門

氈根

韓蘄王夫人

日南斗北

螻蛄

閔子騫贊

張浚傳

蟬不翼鳴

天府陸海

胡顏

烏鵲填河

首虜

折象

致仕半祿

七言詩始

禁苑魚獸食

西翰林

五曲江

蒼雅

眞球船目錄

蒲輪  
許賽

奇器不傳  
京官騎驢

泰卦

六

# 眞珠船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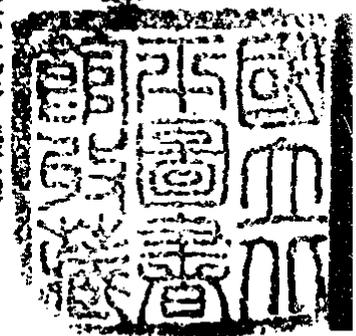
## 說築傅巖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鵬賦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王子年拾遺云。傅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岩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傅說去爲殷相。右諸說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殷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之從也。

##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鄒季友尙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

咸寧 胡 侍承之



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日抄云。古注謂水內爲汭。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旣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旣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邪。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堯典媯汭云。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氏所誤。而未覩易氏之解耳。況導渭之下。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足見蔡氏之失。

####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日覲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意爲四方諸侯者爲得。蓋言日覲。則非旣專指一人。而俾又洪水及巽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況言下卽有僉曰師錫之對。獨咨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

#### 牛蠶

牛蠶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於鼎鑊。余聞錫蘭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牛死卽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首以贖罪。又于蘭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蠶。顧獨何幸也。

#### 年號犯古

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乃建號乾德。既而聞竇儀之言。始知蜀主王衍嘗有此號。遂發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然國朝永樂之號。實有犯於張遇賢及方臘。而天順則楊安兒及阿速吉八亦並稱之。正德之名。又與雲南段思廉及夏主乾順所建者適同。或者其以僭偽之稱。不足算乎。抑偶未之考也。

### 奉承御史

弘治甲子。山東鄉舉某御史監試。偶閱一卷。顧左右曰。此卷雖佳。但文體頗古。恐不利會試耳。某布政侍坐。輒起拱手曰。實是忒古。御史訝曰。公初未嘗閱此卷。何以知其古。布政惶恐對曰。大人說他古。必定是忒古了。御史爲之啟齒。左右無不匿笑。

### 陰譴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息猶惺惺。輒俯匍向富叩頭曰。弟自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絏之。赴城隍廟。及門。見東街某秀才。枷項立門側。執簿唱名以進。羣罪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咨嗟頓足。久之。頤貴入。已而陞陞。卒捽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汝兄。罪合杖百。當有數貓鬼。捽貴下陞。蓋將杖之。墀中。貴不勝惶慙。捩首向殿上大呼曰。貴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卽聞殿上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墀中。則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備極慘毒。又以鐵鈎鈎其家長脊筋。挂樹枝上。痛楚之聲。所不忍聞。趨至

門。則某秀才迎貴喜曰。汝有何功德。乃得復歸。幸甚幸甚。吾有小事浼汝。吾生時曾以白金三兩。著不借中。埋寢榻下。汝可召吾子。令發取。少濟貧乏。吾以盜食丁祭肉。被枷。已將三年。不久限滿。幸無他大過。當轉生。令吾子及妻。勿憂念也。言訖。啜泣。殷勤揖貴。令亟返。貴方趨走迷途。一跌而寤。不意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如言。得白金。亡何。鄭優闔門皆疫死。而其家長獨以背疽云。殷富及邑人賀郡丞說。

掘塹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啟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瓊謂古亦掘塹。見於此。余按塹亦作澶。亦作塹。秦紀始皇通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又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溷河旁。漢高紀深澶而守。晁錯傳高城深塹。相如傳隕牆填塹。陳湯傳穿塹。趙充國傳澶壘木樵。潘岳馬汧督誅。厠以長塹。劉良註。厠掘也。梁書韋叡傳。夜掘長塹。掘塹之事。不始見於隋也。

隴上異獸

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方今關外乏材。安得此獸數千。分布九邊。以禦獯鬻。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詛楚文云。又秦嗣王。而字書解有。亦曰又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

三載也。秦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有五年。義並同。洛誥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春秋十有一月。義並同。曹娥碑云。旬有七日。謂旬日而又七日也。後漢鴻臚陳君碑。及魏大饗碑。旬有八日。韓愈復上宰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用有字。如曆中初七日。初八日。謂初旬之七日。八日也。既謂之初。何又之有。猶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秋有七月也。故漢衛尉衡方碑。止云二月五日。魏繁欽與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愈上張僕射書。止云九月一日。此類不能枚舉。近有撰金石文。而云初有五日。初有七日者。義殊不通。

### 葵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藟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葍戎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戎蜀蓋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蕊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蓂葵。繁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飪鮓。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爲假色。俗呼爲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按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

爲狗所齧。作瘡則不瘥。有龍葵。本草唐本註云。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按去汁食之。食醫心鏡云。龍葵作羹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菟葵。爾雅曰。蒺藜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洵。啖之滑。廣志云。菟葵淪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食。劉禹錫所爲動搖春風者也。有荊葵。一名芘芘。爾雅曰。菽蚍蚍是也。郭璞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有錢葵。叢低。又一種千葉可愛。有鳧葵。馬融傳曰。桂荏鳧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扇。謝安取蒲葵扇中者。捉之是也。有露葵。顏氏家訓云。蔡明父諱純。遂呼蓴菜爲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意謂帶露之葵。不指蓴菜。蓋蓴菜非輞川所有。宋玉風賦云。烹露葵之羹。曹植七啟云。霜蓄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不指蓴菜。有楚葵。卽水中芹菜。有澤葵。卽莓苔。鮑昭蕪城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余接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重之。故爾雅。七月烹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潘岳閑居賦。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顒答王儉云。綠葵紫蓼。荆楚歲時記云。仲冬菜經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三十畝。勝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絕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余也葵藿之

姿意將訪諸老圃。廣藝茲品。以當梁肉。

### 告訐

訐以爲直。孔子所惡。漢書刑法志云。孝文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宋勅諸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事。不得受理。真西山帥長沙。咨目云。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又諭俗榜云。事不干己。輒行告訐。裝撰詞說。夾帶虛實。如此之類。皆是無理。黃東發引放訴訟榜云。不干己事不受。胡太初畫簾緒論云。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茲皆得孔子遺意。吳張俶以多所詣白。爲孫皓寵任。乃表置彈射三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後俶姦利事發。皓車裂之。北齊盧斐。伺察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後杖死獄中。唐來俊臣。以上變見用。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至誣狄仁傑以謀反。後伏誅。仇家爭噉其肉。敬羽爲御史。暴忍。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皆訐。咤曰。不及推死矣。宋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其羈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披治。姦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勅律。右五人皆以嗜告訐誅死。足見天刑不爽。今問刑條例云。軍民人等。干己詞訟。不行親賚。奏訴者。立案不行。仍提本身問罪。可見不干己事。雖

親賚亦所不准。又云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重事許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併一應干已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慕越奏告者俱問罪遞回所司聽理。若將不干已事混合開款奏告者法司叅詳止將干已事件開款施行。其不干已者明白開款立案不行可見不係叛逆機密及人命有主若侵盜錢糧不係在官者併他不干已事皆所不准。又云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已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落不係干已事別無冤枉併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罪。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爲民。可見訐告不干已之罪視干已爲重。觀於三例則訐告之禁亦鄭重矣。近者傾險小人專伺察人陰私萋菲其辭訐諸當路以逞憤嚇財或緣睚眦之愆泛引滔天之釁而僭酷之吏不識大體不畏天刑不考故典不遵明禁不惟不之懲沮顧獎與姦刁資爲囊橐略其干已之故翻窮蔓及之詞至或延鱗廉直不阿之善人株連良家閨閣之淑媛追發遠年有主之枯骸淫刑之下何所不承。萬分有一幸而得直則獲辱已莫浣爲費已不貲矣。虐政一彰刁吠九起訟牒猥積獄繫滋繁冤號之聲徹於昊蒼鬱抑之氣塞於里巷。茲淳風所以不復災沴所以不明也噫。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取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

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不收。

###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 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顏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尚。非也。

### 削城角

俗傳誅不孝於市。則削其城之一角。按苻堅傳。初石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讐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即今邠州。其城尚缺西南角。然則俗說亦有由也。甯夏城亦缺東北角。志謂示不滿之意。俟考。



# 眞珠船卷之二

鶴尾

朱晦菴詩傳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兩翼之末耳。

雙頭蓮

雙頭蓮卽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爲瑞。

誌銘

墓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爲後之韻語爲銘此謬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蓋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并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眺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序無韻語則散文卽誌銘。

地理

呂才陰陽書序略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寤。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時日以規財利。傷教敗禮。莫斯爲甚。司馬君實葬論略曰。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楊廷秀與李侍講書略曰。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已。旣無驗於人。何有。張敬夫題贈地理卷後。略曰。吉凶由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人。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羅大經風水論略曰。古人卜其宅兆。乃孝子慈孫。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豈藉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于山。粟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右數說。可謂卓識確論。錄之以祛沉惑。

### 墳碑之制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壙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大明會典。官民塋域。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圍牆。六品以下無圍牆。親王享堂七間。郡主五間。一品至三品。俱三間。非勅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侈越。無復等別。由學士不講。有司不申明耳。

### 商賈之服

漢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苻堅制。金銀錦繡。工商阜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洪武十四

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如農民家但有一人爲商賈亦不許穿紬紗今農民絺毼不蔽體而商賈之家往往以錦綺爲襦袴矣

### 鐘室草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按莊子伍員流于江葺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台州志王貞婦爲元兵所刼至嵯縣清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卽墳起如始書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火益顯至今如初夫義烈之人賚憤強歿英氣遏抑宜其血亦異常鐘室之草不足怪也

### 側室死節

嘉靖七年長安人馬憲副應祥卒側室劉氏京師人年才二十餘縊死棺側西安有司謂妾無旌表例遂不上聞余按國初良鄉魏成死妾周氏守節三十餘年事聞旌其門御史許顯真定高邑人病卒二妾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爲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謙江西甯州人永樂初卒妾金陵周氏負屍歸葬斷髮育孤閨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成化間樂平喬侍郎毅卒側室高氏縊死柩傍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構祠祀之城武高位死妻陳氏妾王氏並自縊弘治十一年旌曰雙烈弘治十七年徐定公永甯卒側室丁氏縊於公之寢室旌其門曰貞烈泰安州王詰妾劉氏正德六年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西安有司不知何以

不之援也。宋端平二年，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遂得錫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祭，蓋旌獎義烈以立世教，初不可以貴賤論。而劉氏良家子，顧不得儕於一妓，可勝恨哉。

### 浮梁二令

洪武中，洛陽房殖知浮梁縣，貪暴萬狀，民不堪命，相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永樂中，趙城賈宣亦知浮梁，以忿載邑民熊世康於舟，將沉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致之臬司，臬司欲擬重典，會赦止沒其賊，視職爲民歸鄉，暴死。右二令罪固不容誅，而浮梁之民輒敢加以束縛，若待盜賊犬豕然，似難以訓，但貪酷之吏肆其殘噬，固有甚於盜賊犬豕，而又賄結權要，莫之誰何，浮梁之舉亦足示警。

### 武職不守喪

武職親死，例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職非身出空桑，奈何獨否？岳武穆當猘狁孔棘，國家倚重，丁母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竟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裏武職，任同散僚，旣非孔棘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慟所天，領官如故，敗教喪義，關係非輕。桓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僵屍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丁鉅喪，從非戎事，而衣錦揚揚，衰絰不用，桓寬見之，更將奚議乎？

### 苦蕒之異

弘治八年八月三日，湖廣撫臣徐恪奏長沙地名白鶴樓，民家圃內有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謝，按吳歸

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蕝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晉義熙二年九月營士陳蓋家有苦蕝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唐景龍二年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蕝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皆足爲異然開蓮花者未之聞若蕝卽苦苣

### 漕河

成化元年西安守青神余公子俊自終南義谷口引漓水一支由西南入省城給居民汲飲俗名漕河按漢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唐大曆元年京兆尹黎幹自南山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熹門入苑以運南山薪炭十道志漕水卽沉水也是則漕河卽古之漕渠漕水歲久湮塞余公不過因其故道而爲之雖狹不容舫然猶得蒙故號漕字有二音一財勞切一在到切財勞切者衛邑名詩思須與漕野處漕邑土國城漕是也在到切者水轉穀也王隆小學篇以水通輸曰漕漢書蕭何傳轉漕關中張良傳河渭漕輓是也漕河之漕旣以轉輸爲義則讀以在到切者爲是今人多不知漕有在到之音遂誤讀漕運之漕爲財勞切漕河之漕雖讀作在到切而不知卽漕字却妄意書作淖字淖在早切上聲不音在到切

### 外國人進士

本朝文教覃及海外是以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進士科者亦多有之洪武四年辛亥科金濤高麗延安縣人景泰五年甲戌科黎庸交趾清威縣人阮勤交趾多翼縣人天順四年庚辰科阮文英交趾慈山縣人何廣交趾扶甯縣人成化五年己丑科王京交趾□□縣人阮勤仕侍郎子孫占籍山西長子縣

## 正學祠

陝西會城有正學祠。以祀秦中道學之賢。如張橫渠呂藍田蕭維斗等。而程明道以嘗簿於鄂。亦得與。又以周濂溪爲明道師。程伊川爲明道弟。因遂推祀。余謂此祠。旣專爲秦人之正學設。則伏羲黃帝倉頡伊尹文王周公。尤正學之冠冕。秦祖穰駟赤燕。攸石作蜀。並孔門之高弟。反不得俎豆其間。殊爲闕典。若明道自鄂之名宦。濂溪伊川之祀。更爲無謂。皆宜祕去。

## 茄蓮

今涼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甘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蓀蓬兒。註云。是蓀蓬根。圖狀絕類茄蓮。想卽其物。

## 二老奇遇

崑山周壽誼。享年百有十六歲。高皇嘗召見。賜酒饌殿中。蠲其家丁役。無錫茹文中。居京師之高坡衛。享年百有十歲。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茹之孫。知州鳴玉。長史鳴鳳。按察副使鳴金。皆余執友也。周之後未聞。

## 性與天道

黃東發於論語性與天道云。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嘆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邪。要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又於性相近也云。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余謂東發之言。尤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警枕

警枕不始於司馬溫公。吳越王錢鏐有警枕。蔡中郎有警枕銘。禮記少儀。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註云。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

趙高之詐

應劭風俗通義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是趙高之詐。不但史記指鹿爲馬一事。

五父之衢

五父。魯衢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詛諸五父之衢。韓非子云。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之。皆其處也。杜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槩以凡通衢爲五父之衢者。非是。

隸書

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王羲之傳云。尤善隸書。項氏家說。程迥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蘂鍾隸。蕭子雲啟云。論草篆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得逸少。任玠

五體序云。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日稱隸者。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八分書也。法書要錄云。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歷觀前說。則今之眞書。卽是隸書無疑。而學人猶往往承誤。謂八分爲隸書。聞稱眞書爲隸者。翻共訾笑。是以俗有眞草隸篆之語。余詳舉之。用示蒙學。

### 賭博

王叔永宋朝燕翼詒謀錄云。世惡少無賴。賭博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詔相聚蒲博。開櫃房。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淺輕。而法不足懲。姦犯之者衆。蒞官視此。爲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八九。因訴到官。有不爲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今問刑條例。賭博人犯一等二等者。俱問罪枷號。而此輩略不衰止。無亦法不足懲。而又蒞官者。不肯加之意乎。

### 秦聲

陳軫對秦王曰。臣雖棄逐之楚。豈無能秦聲哉。藺相如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李斯上書秦。始皇曰。擊瓿扣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嵇康聲無哀樂論。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石崇思歸引。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兩造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以兩造聽民訟。今有止聽原告之詞。而不受被告之訴者。其亦偏矣。

撲朔

蘇東坡遊偃山詩。寒窗暖足來朴握。注免也。古樂府木蘭辭。雄兔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關中無舊族

關中代多兵爭。加以飢疫流亡。故無舊族。漢書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民就食蜀。漢獻帝興平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又李傕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烟火。孫堅入城。惆悵流涕。晉書。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又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又慕容冲僭號。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又石季龍滅石生。苻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又桓溫趨長安。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又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收績。

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還平陽。又永嘉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蒿棘成林。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遣人四千餘家奔漢中。又光熙元年，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西魏大統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有七八。唐黃巢入長安，捕得官吏悉斬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納亡命者夷其家。巢復入，怒民迎王師，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謂之洗城。又秦宗權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菜。自關中薄青齊，南遼荆郢，北亘衛滑，千里無舍烟。又天復四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于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金紹定三年，窩闊台趨鳳翔行省，平章完顏合達遷京兆人于河南，嗚呼。當時此地之民可哀也哉。漢光武建始二年，赤眉燒長安宮室，悉殺掠，城中無復人行。



## 眞珠船卷之三

### 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士逐害。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斷竹之歌。卽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 南北音

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鼈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嗣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歛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 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及詩三百爲是。後魏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

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並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眞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顧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簫

簫有箏簫。篴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籟簫。短簫。燕樂簫。清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龜茲簫。無底者曰洞簫。雖名號至不一。然皆編竹而成。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篴。一名簫管。呂才傳。製尺八凡十二枚。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逸史。明皇得尺八吹之。卽此物也。洪容齋極博洽。乃云尺八無由曉。其形製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唐咸甯中。張毅冢中得紫玉簫。天寶中。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則簫固可編玉爲之。余嘗於曲沃李長史鈞處。見玉尺八。溫栗精工奇物也。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鑿磬。笙磬。頌磬。歌磬。皆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爲銅磬。南齊易更鼓爲鐵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擊銅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琴

大琴曰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頌琴十三絃。形象箏。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惲製。以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筋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奚琴亦二絃。出胡中。奚部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項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觥。注罰爵也。觥然不用。禮記檀弓。杜黃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備立踰言。有常爵。有若是者浮。注有常爵。爲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襃采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西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屬魏肇師。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翫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兒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詩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龍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

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父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妄撰之說不足據。

知醫

程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藏云。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其說又在前面。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楊用修謂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弟君苗書。按陸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亟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然則君苗不但有應姓一人。

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之。太子令賈胤對曰。在官為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給廩之語。政極可笑。晉書削而不載。殊無意義。汪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離合體

詩有離合體。孔融離合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呂公磯釣。盡口涓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今文不同。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虵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玫瑰隱曜。美玉韜光。離成融字去玉成文。無名無合

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魏伯陽參同契序。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合魏字化形爲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合伯字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合陽字絕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合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合康字又云。以口爲姓。丞之以天。合吳字蘇子瞻離合硯蓋字云。研石猶在。岷山已頽。合硯字姜女既去。孟子不來。合蓋字又潘岳謝靈運等。皆有此體。然不甚佳。

###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陳氏書錄解題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余按越絕篇末敍云。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則草莽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及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卽吳平之字。越紐或越絕之譌也。

### 福堂

余向繫錦衣獄。觀壁上有大書福堂字甚偉。後河南參議鳳翔王君億至。謂是渠舊題。近閱吳越春秋。大夫文種祝詞有云。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因知出處。

### 漁父瀨女

吳越春秋。漁父覆船。自沉江中。擊綿女子。自投瀨水。皆以明不泄也。後來漁父之子。乃援其父之故。說子胥而救鄭女子之母。亦以其女之故。訪子胥而求償。是子是母。不識何緣得知也。

死生冥定

稽神錄。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歸。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起於郡署。令作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鞀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延祚因上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至夜下樹。臥積屍中。中宵聞傳呼。類將吏。有十數人。而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唱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夷堅志。姑蘇值建炎。胡暴。施榮伏叢屍間。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爲虜也。俄浮水過。審爲鬼神。須臾悉集其所。官人踞牀坐。吏從旁持簿。指姓名呼屍。輒起應。迨呼盡。獨己不與。官人曰。有婦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冥行小徑。入竹林。少憩。逢一婦人。俯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已受禍而不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十月。遭此橫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未食頃。生男。婦了無痛惱。抱之滌於河。旣畢。登路傍。解裹首帛拭之。指顧之次。爲風所中。暈死。一胡倡乘馬適過前。喜曰。何處得箇嬰孩。我未有子。此天賜我也。願從騎下馬挾以去。榮望其已遠。始敢出林。水東日記。統幕潰。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閭兒人也。旣

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王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圍陣中。右四事大略相同。未必盡出虛撰。足見死生冥定。非智力所能移免。

### 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辯侃侃。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曄及其子藹。臨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極罪。已招伏奏。當然不卽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詞。又俟三覆奏。而後始行刑。逮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決。許其家人。擊登聞鼓告訴。多有得旨放回者。足見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礪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虐。於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徒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朝廷矣。

### 事機難測

洪景盧云。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憫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又云。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二公之說。可見禍福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甯惟是。楊堅以巧詐篡周。朱溫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邁期頤。業固磐石。夫何福不盈。背而殺身之賊。卽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寶祚傾絕。二公之引。猶爲遠於事情。

子晉劉安

汲冢周書。太子晉解云。王子曰。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時。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爲仙去。蓋亦因其好言神仙黃白之事。而妄爲之說。

軒渠

呂東萊有軒渠錄。專載可笑事。初不解軒渠之義。近閱後漢書。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又韻會云。軒渠笑貌。意始犁然。

側厚

今三原市肆賣餅。有曰側厚者。按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卽武林舊事所

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 讀書法

參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心印經云。誦之萬遍。妙理自明。魏略董遇人有從學者。不教。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蘇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朱晦菴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元史侯均云。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古人論讀書之法。不過如此。

### 唐文料

唐張登文集。權文公爲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徧載。由是知姚有未見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柳宗元黃溪諸記。姚亦豈未之見。而皆不選及。

### 文選

文選採擇精妙。藝林獨步。而宋人往往繆加抨議。足見不量。蓋漢魏六朝。文風最盛。士率能言其採擇所遺。亦多珠璧。唐宋以來。鮮能企及。唐張燕公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撰一部。爲二十卷。張始與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元茶陵陳仁子。有文選補遺四十卷。恨未之見。近者大庾劉都憲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書所載。集爲廣文選八十二卷。可謂甚富。但真贋雜陳。工拙

並列雋永之製。間或棄之。至若汲冢周書。左傳國語。鸞管莊列。亢倉淮南。潛夫中論之屬。蓋皆昭明所謂以立意爲宗。方之篇翰而不同者。似並不宜選入。乃者晉江陳侍御蕙。頗爲增損。然亦未爲允當也。

感孕之異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延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甯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是胎胚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沈存中論星月

沈存中謂五星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或以爲客星飛流奔迸。倏忽無常。其犯五星則有矣。五星甯得犯之。余按天文書。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老子明犬色白。淳淳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右客星錯出五緯之間。雖曰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而或能留止不移。是以五星得而犯之。若夫飛流奔迸者。乃所謂飛星流星。非客星也。存中又謂月行疾者。其前必有星。余按天文書。月行遇水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非謂凡前有星。皆行速也。存中妙達緯象。而偶有此失。又後漢鄭興上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精爲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余按嚴子陵。亦有操行而不仕者。氣類相感。故有客星犯帝座之應。又莊子云。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以尾宿之後。有傳說一星。神仙傳曰。歲星降爲東方朔。東方生無歲星。諸星中有軒轅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之名。是知精之爲星者。不特老子三人。



# 眞珠船卷之四

## 合口音

平聲侵覃鹽咸。上聲寢感琰賺。去聲沁勘豔陷。入聲緝合葉洽。皆合口音。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入聲獨無合口音。其論殊偏。

## 蒸字韻

古韻多相通。如東與冬。江支與微。佳庚與青。眞之類是也。獨蒸字不與他韻通。歷考毛詩及文選可見。吳才老韻補謂蒸與眞通。余未考。

## 元曲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之與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入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尙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 戒石銘

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宋太祖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爲守令警。至今尙然。余郎刑曹時。同僚蜀人張蜀望云。適過牛肉衙。見張榜。申禁屠牛。而鼓刀者。乃居然賣牛肉其下。殊可笑也。余謂今之守令。戒石銘非不在其目前。而貪虐者。嘗不介意。此輩又奚足怪。

權臣官銜

唐楊國忠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尙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元伯顏官銜云。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刺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國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官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右二奸擅政。前後一律。當時氣勢薰灼。猶可想見。然適足爲無

窮唾罵之資耳。

識緯書名

識緯書名。余嘗載之墅談。而遺易元命包萌氣樞書。刑德放春秋孔錄法。少陽篇。禮號謚記。河圖皇參持赤伏符。合古篇。提劉子錄。運法圖苞。受帝覽嬉祕徵篇。論語摘衰。聖陰嬉識。計尙有之。俟續考也。

齊氣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猫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

齊民

漢書食貨志。齊民如淳注。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故莊子漁父云。下以化於齊民。鍾會檄蜀文云。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楊雄羽獵賦序。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王莽詔。編戶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割齊民以附夷狄。蔡邕京兆樊惠渠頌。編戶齊萌。伐鮮卑議。以齊民易醜虜。陸機辨亡論。齊民免于戈之患。劉琨勸進表。齊人波蕩。賈思勰齊民要術。義並不殊。有以爲齊地之民者非也。

障泥

障泥一名障汗一名弁汗一名蔽泥。鹽鐵論今富者厠有弁汗。西京雜記漢武帝得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有熊熊皮爲之故李白有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之句又韓反治王陸病死以豹皮馬障泥臥上立愈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含銜音義

含胡男切在覃字韻說文賺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易含弘光大含章可貞左傳匿瑕含垢漢明德后云含飴弄孫朱建傳太后含怒王褒傳羹藜含糗漢官儀含雞舌香奏事韓昌黎集含英咀華皆是此義銜巨監切在咸字韻說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鍼唇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箸銜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銜恤春秋合誠圖鳳皇銜圖置帝前左傳許男面縛銜璧韓子烏有周周銜羽而飲淮南子鴈銜蘆以避矰繳漢書義縱傳上怒銜之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皆是此義二字音義不同如此世或有不復分別一槩稱用以銜枚爲含枚以銜之爲含之者誤也

親王公主禮

大明會典凡王於妃父母前行禮王立於東西向妃父母立於西東向王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於父母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立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人禮公主下嫁拜謁祠堂畢合卺與駙馬東西相向拜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馮夷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清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楊雄太玄賦。舞馮夷以作樂章。樵註。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蓋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卽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不引及。何也。

僞學

齊東野語云。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進取輒自附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又云。張說爲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始俱在學校。有聲。旣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右視二說。乃知此輩昔已有之。

巨人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街人王大貴。及候更卒。並見王近。向余說。尙毛戴。人猶有不信者。余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河圖龍文曰。大秦國人長十丈。佻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元帝咸甯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又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

河渭泛溢。蒲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屨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屨。指長尺餘。文深一尺。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王子年拾遺。宛渠之民。其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拏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龍文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若此諸說。並是誕誣。故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佛坐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負屨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秦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舉眼。

也。毗目匡也。史記范睢傳。睢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睢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睢眦蝥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猊。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爾雅。狻猊如魏貓。食虎豹。郭璞注。卽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犍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鬚。尾端毛大如斗。讀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狻猊。字林云。狻。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狻猊。狻。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曰善。詩。宜狻猊獄。今文作岸。楊子。狻猊使人多禮。上林賦。曼延。狻猊。狻。善守。韻會。獄曰狻。或作狻。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狻。夤。夤。一作夤。夤。一作夤。夤。一作夤。夤。壯大貌。又鼈也。一曰雌鼈爲夤。廣韻。壯士作力貌。西京賦。巨靈。夤。夤。吳都賦。巨鼈。夤。夤。蚩吻。當作鷗尾。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鯨沈羽淵。化爲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鷗魚尾厭火災。今之鷗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鷗。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殿脊。以厭火災。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並置鷗尾。已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囚牛。嘲風。霸下。俟考。

黃金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四十餘萬斤。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

受賜二十餘萬斤。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爲后。聘三萬斤。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臧府尙方。處處各有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金。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宣帝賜霍光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令叔孫通各五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十斤者。不能枚舉。麋竺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行。棄之於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於華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餞金。圈金戴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蹙金。蒙金掐金。鍍金流金。滲金減金。描金煮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

###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註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故常建有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余亦有詩云。露徑徐行藥。雲門深採芝。有以藥爲樂者。乃知妄改金根。不獨韓昶可嗤也。唐耿漳詩。流水知行藥。于良史詩。行藥至西城。

### 博學

易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曲禮云。博聞強識。謂之君子。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內則云。博學無方。孔子

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云。博學之。又云。君子博學於文。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張衡傳云。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學之貴博也。尙矣。程明道乃謂謝顯道云。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蓋斯言之玷也。

宋僉事女

江西按察僉事宋儒。甯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合巹之夕。鄧因剔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蓋挑女之對也。女應聲云。香消覺夜闌。後有子矣。而女卒。臨絕。力疾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鄧成化丁未進士。先公同年。

房庶論樂

宋時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不遠。大略云。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石磬也。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變爲箏笛。土塤也。變而爲甌。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鐃。鐘。編。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夷部。鹵部。爲淫聲。古之俎豆。後世易以杯盃。簞席更以榻。按。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盃。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滛。澀。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余不知樂。然深愛此論。

# 眞珠船卷之五

## 戰車戰船

近制帥造戰車戰船。將襲套虜。而吏胥科索。閭里騷然。余以爲地利人事。皆甚不宜。不惟無功。抑恐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因閱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槩於余衷。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也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趁。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服。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顧。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

深至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積。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旣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右二疏出。潘水集容齋四筆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尙艱。車豈易行。黃河兩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刹

刹韻會以爲佛寺。非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註。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駐刹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惟茲寶塔。妙跡可傳。又云。豈如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答同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刹爲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爲柱。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卽幡柱也。沙門得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煩而寡要。豈不爲西京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

博士書亦云。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 摹姑

小兒無辜疔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接之轉動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淫食臟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爲雌鳥落羽所污。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晒衣須火烘衣。聖惠方。急用竹刀刺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項小骨高。尻削體痿。臍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癥。是名丁奚。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是爲哺露。二者皆無辜種類。最爲難治。韻會云。摹姑。小兒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 東牆

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子。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土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稔子。十月始熟。子虛賦。東牆雕胡。註東牆實可食。廣志。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并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余意一物。東牆訛爲登廂。又訛爲登粟耳。

###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懣。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殿貯山陰甜酒。時復進

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

盧坦之言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爲警切。貪黷之子。尙諦思之。

夫妻義絕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沁州李子千。毆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凶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旣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拏盡斃獄中。凶狠之人。亦豈肯顧。況白氏之父。旣被李子千毆殺。則白氏卽係屍親。讎不共天。伉儷義絕。若復狹死囹圄。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凶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卽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墓在鴈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蘇志。以爲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矚友人董誥。以奉使黃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爲正。

喬文惠上梁文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表。而子孫淪喪。況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閣楹之徒。子孫旣闕。財產不貲。而猶豪奪巧措。孳孳靡輟。不知爲誰作牛馬也。

汎濫追呼

真西山政經云。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特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初畫簾緒論云。凡與一人競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茲二說曲盡其事。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兩省聲。爾雅翼。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爲酒。關東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蓋皆謂黍爲黏也。余按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稭。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謂之糜子。黏者謂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亦謂稭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黑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秠。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稔二米者也。

稷

余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高琇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蘆。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爲稷也。按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余謂稷卽粟米。不須疑本草誤也。

梁

爾雅。藿赤苗。注。今之赤梁粟。芑白苗。注。今之白梁粟。皆好穀。詩。詁。梁似粟而大。本草圖經。梁米有青梁黃梁。白梁。皆粟類也。青梁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梁。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梁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諸梁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性亦相似。粟米比梁。乃細而圓。種類最多。功用無別。梁。今燕代間謂之梁穀。關西謂之毛穀。白者曰芝麻梁。一曰鶉鴿彈。

稊

爾雅。衆稊。注。謂黏粟也。說文。稊。稷之黏者也。汜勝之書。梁是稊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稊。北人謂稊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稊稻。草子。固請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稊。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梁之黏者。皆謂之稊。而本草別出稊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卩。五割切。列骨之殘也。一作𠄎。另作𠄎。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一作剔。

### 巳字三音

己。一音苟起切。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訕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包容。象人腹圍曲也。人腹中央也。月令。其日戊己。注。戊言茂。己言起。增韻。又身也。對物而言曰彼己。一音養里切。韻會。止也。廣韻。此也。又甚也。訖也。增韻。又語終辭。一音象齒切。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形。象形。律歷志。巳藏於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字。今俗以有鉤挑者爲終巳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是蓋未之義也。按史記。巳者。陽氣之巳盡也。博雅云。巳。目也。釋名。巳。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是辰巳字。不特書作巳。古亦讀如巳矣。之巳也。右韻會之說如此。今耳學之徒。乃猶妄生分別。因詳述以示。

### 詩人幸不幸

張祜以詩薦於朝。元稹對穆宗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爲。若獎激太過。恐變風教。由是寂寞而歸。薛逢爲尙書。卽出爲巴州刺史。楊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王鐸爲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遂不見齒。常州張景修爲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神宗一見。大加稱賞。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卽令召用。禹玉言不欲以一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秩滿。神宗已升遐。本朝楊少師士奇在閣日。見一詩頗佳。詢其人。乃蘇州士人陳述。卽令有司舉之。初授湖廣按察司照磨。尋陞御史。轉四川左參政。夫均爲詩人。而有幸不幸。薛逢掇蜂不悛。自飴辛螫。非不幸也。

廁踰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霤廁踰。身澣洒。蘇林云。踰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踰。顏師古云。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余接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後世俗諺。豈足依憑。當從賈孟爲是。且詳廁踰字義。知其必不爲衣服類也。

粉羹

今人宴終。必薦粉羹。其來頗遠。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太祖內宴。先令進粉。故名頭食。從人宴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卽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甕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

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甯出者歇而不美。詳其法。卽今所謂醪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瓶罌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喻之。故名。今云。當是筆誤。甯公縣切。以孔下酒也。

### 毗狸

澠水燕談契丹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浮休使遼錄有令邦者。以其肉一櫛。置之食鼎。則立糜爛。陸氏舊聞。狀類大鼠。極肥臍。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墨客揮犀。刁約使契丹。有密賜十貔狸之句。沈存中云。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以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肥。齊東野語云。數說微有異同。要之卽一物。亦竹鬮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北客亦多不知。余意卽今西北邊所謂塔刺不花者也。一名大黃鼠。飲膳正要。塔刺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煮食之。宜人。生山後草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

### 二王公不私

宋王文正公旦從子陸。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賤競進也。

國朝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尙書。仲孫麟。已蔭監生。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

蔽之。如誤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列卷火之。右二公亮直不私。令人欽仰。乃若陶穀在翰林。屬其子郢於考試官。以合格聞。秦檜柄國。子熿孫塤。於省試殿試。並冠多士。甯不有愧於二公。

王忠肅娶妾事

王忠肅公。爲都憲時。張夫人密爲娶一妾。逾半年。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願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納之。何如。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卽日具幣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尙書。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卽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埈。遂留養終身。余謂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公之不惑。張夫人之不妬。妾之貞一。埈之高誼。咸可紀也。妾姓俟。續訪埈官錦衣千戶。有謂公卒年九十二。夫人爲曾氏者。並非。公原配宋夫人。繼室以張云。

盛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盛景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翱鎮兩廣。允高劾其失政。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二年。槩考在京百官。翱已陞冢宰。以允高爲輕浮。降古田縣典史。允高戲謂人云。此去在景以爲恕。今去景一字。尙存史字。余因考進士登科錄。及名臣錄。姑蘇志。則盛景乃吳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按廣東。是年王公已爲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廣都御史建昌揭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旨左遷。非由王公考黜也。王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橫

遭誣。特爲辨之。

### 無字碑

唐乾陵豐陵。並有無字碑。余嘗疑其故。說載野談中。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此說亦通。

### 西瓜

西瓜。爾雅本草。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無。草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余按五代時。胡嶠陷虜。記云。真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不始於元世祖。



# 眞珠船卷之六

梁顥

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暴卒。年四十二。余按宋史。灝作顥。卒年九十二。非四十二。溯其登第時。乃七十三。非八十二。其子固。大中祥符元年。亦擢甲第。年才二十二。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二十三。蓋誤以因爲顥云。

樂巴

後漢書。樂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廷。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擢郎中。仕至議郎。謫永昌太守。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夫以已腐之人。而有再枿之理。且能子焉。此輩豈宜縱之閨閣中哉。

吏道臚仕

國朝由吏道躋臚仕者。若靖安況鍾。蘇州知府。南昌熊尙初。泉州知府。高安賈信。廉州知府。吳縣平思忠。陝西參政。江西楊時習。交趾按察使。肅甯劉敏。刑部侍郎。江陰劉本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清苑李友直。並工部尙書。德慶李質。刑部尙書。吳縣滕德懋。江陰徐晞。並兵部尙書。南昌萬祺。工部尙書。太子少保。刀筆之流。孰謂無人。

殷浩語

余髫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甯作我。爲郎憔悴却羞郎。下句知爲元微之會真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近閱晉書。乃知爲殷浩語。桓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義並通。

謝小娥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爲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讎。爲嘗覽公佐所作傳錄而纂之。余近獲觀公佐所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爲謝小娥。不作葉妙寂。夫爲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空桑

呂氏春秋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嬀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余謂邑人旣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乃其曩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 幼慧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穎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令狐楚五歲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李百藥徐彥伯張九齡裴敬彝皆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溫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闕記三禮義宗。劉晏八歲獻東封書。拜祕書省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郗士美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工詞賦。元稹十五擢明經。常敬忠十五七過誦萬言。如意中七歲女子賦別兄詩。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栗耳。述之以勉兒輩。

##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爲權酷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略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貴。淫鬪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簡也。

## 臥視書

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卽爲勞。常置書枕側。臥閱終日。非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爲起。按晉書王湛傳。兄子

濟見牀頭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宋蔡確詩：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容齋四筆：稚子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然者。三國志：曹操作欹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甚，但欹案之制不傳。沈括忘懷錄：有欹牀，云如今倚牀，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若臂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檔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木製藤紉，或竹爲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余意欹案之制，或當不大殊。漢李尤有讀書枕銘，唐楊炯有臥讀書架賦。

精舍

事物紀原：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處攝慕藤竺法蘭。按西域志：摩訶賴國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是精舍不始於東都也。漢包咸董春劉淑檀敷李充皆立精舍講授。曹操欲於譙東立精舍讀書，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李善注：精舍今讀書齋是也。故朱晦菴有武東精舍，滄洲精舍，寒泉精舍，葉少蘊有石林精舍，真德秀有西山精舍，又吳江表傳：道士千吉立精舍讀道書，然則所謂精舍，非釋氏之廬，得以專稱也。精舍亦作精廬。後漢姜肱傳：盜詣精廬，求見徵君。儒林傳論：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注精廬，講讀之舍。東觀漢記：王阜年十一，欲出精廬，任彥昇求立大宰碑，表精廬，妄啓南史：沈道虔時復還石山精廬。

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豐德寺僧淨敖也。敖戒行甚高。復能詩。故余大父槐堂侍郎以來。世與交好。敖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敖受君家供養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甲夜。仲父假寐。夢敖突入佑室。輒變爲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述夢次。俄報叔元生。時漏下二鼓。久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敖徒德中來。計云。師作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敖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爲和尚。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遭病京邸。從弟爲裹巾幘。叔元覽鏡。顧視自調曰。汝本一僧。易形爲儒。今乃着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聞冥化妙微。忌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既顯。字和尚。又恆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天死。按幽怪錄。党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茗客王蘭也。納幣方畢。而女乃失。樽齋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齋戒嚴潔。時人以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臟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來求血臟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化去。茶毗之日。昇龕至淮河岸。時冰久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卽雲嶠。後仕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腳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猶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日卒。斯並說破頭話所致。

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時鮑靜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闍黎。今盛尙書端明自知爲養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恙也。

### 太子廟

陝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贈巡爲通真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元末擢進士。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俗因銜中太子字。遂訛有茲稱。

### 翰林知縣

大學士吳郡王公鏊震澤長語云。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任庶吉士者。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旣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於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慈溪張鈇郊外農談云。新進士不宜卽除知縣。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上人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不蒙其惠。故宋時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視令之政而習之。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業爲事。其所講習。不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

以其例當外補。遂除知縣。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忿懣怨尤。自非識達守定。甯無僨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至。能不爲豪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辨者。祇知胥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不體民情。肆意妄行。事多乖繆。上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其爲民患不淺也。又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能。遷擢臺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乃以試人之賢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右二說。深中時弊。特詳錄之。

### 大臣處林下

朱彘可談。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襪。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高齋謾錄王和父守金陵。王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右二公皆位極人臣。其處林下乃如此。是可敬而仰也。

### 稱閹人字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今有稱閹人別號者。荆公聞

之不知當何如也。

腋氣

洪芻香譜。金磬香。洞冥記。金日磬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由是言之。今謂腋氣爲狐臭。狐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染臭者。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海畔有逐臭之夫。正援此。有謂臭爲鮑魚者。非是。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慍。慍。腋氣也。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細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如一腋只用一半。葉元方平生苦此病。來紹興。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絕根。余錄之以傳。願天下人絕此病根。

黃州傳奇

元費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宣。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徽宴蔬。謔黃州判。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薦福山上。杜子美詩。滾滾上牛頭。牛頭寺在潼川西南。牛頭山上。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也。

竹實竹髓

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河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髓，饑民甚賴之。天地之大德，有如此者。

### 古木不宜伐

魏書：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卒。交州記：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漢時遣人伐樹，役夫多死，夷堅志：鄱陽松子源，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高侵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禱，往蒞其事，仆之，悉芟枝幹，獨留木身，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終南山俗所謂景陽川，中多古木，樵採罕至，嘉靖戊申，西安韓生深率衆伐之，將以爲利也，己又入山督役，忽暴病，亟馳返，未出子午谷而死，韓富而不吝，人咸惜之，蓋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故孔子云：木石之怪夔罔兩，不宜輕伐也。

### 女化男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祿之女，年十七，將嫁，化爲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末，閩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甯，甯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春，郿縣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座客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人來乞食，其女聽道人啖足而去，不責其直，明日，又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但云我家止兩

口臨去。謝女曰：蒙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噙口中，至夫家嚙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訟謂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始異之。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越蕩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獨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其事尤異。

### 領巾

劉績爲領巾爲唐製。按北史：隨文帝將廢太子勇，乃語羣臣云：前籀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妖。然則領巾之製遠矣。

### 統萬城

統萬城，陝西志謂在河套。甯夏志同其說，謂在哈刺元速之南，卽華言黑水，有廢城曰忻都者，其處也。余按晉載記：雖有營統萬於黑水南之說，而當時祕書監胡義周作頌，有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據其說，則當在甯夏境。若云河套，則背及左右，皆據黃河，不合頌語。甯夏城北百里，今有廢州曰田州，亦名定遠鎮，牆中多枯幣，擊談嘗疑其爲叱干阿利之徒所築，由頌觀之，或卽統萬城也。

### 懷遠鎮

甯夏志：隋柳彧爲治書御史，坐罪除名，徙配朔方懷遠鎮。余按地理志：夏州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

郡廢。隸靈州。爲懷遠縣。無鎮之名。柳彧傳云。配戍懷遠鎮。無朔方二字。又云行達高陽。有詔詔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囚之。煬帝紀。帝頓懷遠鎮。受高麗降。高麗遠在遼海東。甯夏在極西幾萬里。豈是受高麗降處。然則所謂懷遠鎮。當在今遼東。唐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懷遠軍是也。高陽卽今保定府之高陽縣。晉陽卽今山西之太原府。彧由長安戍遼東。故得達高陽。其還也。亦得至晉陽。若云戍甯夏。則與高陽。晉陽風馬牛不相及矣。卽使眞爲朔方之懷遠。然彧中道詔還。未嘗抵配所。亦不當列爲甯夏人也。甯夏志。先公所修。爲當道者所竄改。且經兵火。板散失。又累爲後人增損。故訛誤頗多。



# 眞珠船卷之七

裝潢

懶眞子錄云。唐祕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大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麩汁爲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平塘切。染書也。

臨摹硬黃響榻

宋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深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魀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透明窗牖間。映光摹之。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使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西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水精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按酒。亦自不儉。

堯舜禹湯非謚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雪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殘曰湯。余謂謚始於周。古所無之。茲蓋出於好事者。附會追撰之耳。尙書馬注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其說並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余咨禹。若謂之謚。豈得生而稱之。

馬踐楊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裯瘞道側。太真外傳謂貴妃縊馬嵬佛堂前梨樹下。裹紫裯。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恭賦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顧姑

蒙韃備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玉飾之。草木子。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遺制。南村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刺。帶罟罟娘子十五人。聶碧窗胡婦詩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顧姑。顧姑姑罟罟固姑實一物。夷禁之音。無正字也。

日月蝕

南齊志。漢尙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 黃金臺

道山清話云。予問秦少游。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余按孔融論盛孝章書。已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少游未之考也。又晉書云。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然則金臺之事。不獨昭王而已。

##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墨。名智。字公達。介之推。姓王。名光。楚狂接輿。姓陸。名通。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詡。東園公。姓圈。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公孫弘。字次卿。楊王孫。名貴。魏徵。字玄成。柳公權。字誠懸。宋齊丘。字超回。佛印。名謝端卿。

## 陶淵明用古詩

捫虱新語云。陶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豳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詞。已云。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又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 婦人行狀

吹劍續錄云。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余按江文通

集有建平王大妃周氏行狀。

氈根

南楚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延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牒氈根數十斂。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仇池筆記。王中令令蜀寺僧賦蒸豚立成云。鬚長毛短淺含臆。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眞堪玉筍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氈根謂羊也。

雞鳴度關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

不死酒藥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博物志所載略同。余按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右二事。何其甚相似也。

韓蘄王夫人

鶴林玉露。韓蘄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訇訇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按宋史。夫人梁氏。韓世忠與兀朮戰。將十合。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一夕兀朮潛遁。

### 荒雞

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史臣曰。祖逖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元史。史天倪。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卽爲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時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茲稱。有問荒雞之說。及起舞之義者。因述此。

### 夜短

唐書。北狄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沒之所。按元史。土

土哈傳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是又幾於不夜矣。

日南斗北

爾雅。岷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按晉書。九眞太守灌邃。討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又訶陵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書元嘉中。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又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此其地並在日之南。不但戴日而已。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故爾雅有北戶之言。漢代置日南之郡。北征錄。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清塞。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此其地乃在斗之北。不但戴斗而已。

天地之中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司農注。夏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爲然。一統志。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爲中土。立土圭測日。以驗四時。周牌。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宋地理志。洛邑爲天地之中。汝南志。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高尺餘。上土下石。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宋劉敞詩。形勢雖小當天心。司馬君實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歷觀前說。則天地之中。亦難底定。

天祿辟邪

大明會典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人多不知爲何物。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麋。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瑞應圖。天麋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臨帝紀。鑄黃鐘。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漢有天祿閣。亦因獸立名。西域傳。烏弋有桃拔。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章帝紀。月氏國獻扶拔。注似麟無角。和帝紀。安息獻扶拔。古樂府。董逃行。麟辟邪。海內十洲記。聚窟洲有辟邪。天祿。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 螭峒

螭峒本作空同。一作空桐。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史記。黃帝西至于空桐。括地志。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雍錄。在原州平高縣。卽笄頭山。酈道元云。大隴山異名。一統志。螭峒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相傳螭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莊周述黃帝問道螭峒。遂遊襄城。登具茨。皆與此山接壤。余按莊子遊襄城。登具茨。自訪大隴事。與問道螭峒無涉。又鞏昌府西和縣。順天府薊州。江西贛州府。四川銅梁縣。龍州宣撫司。並有螭峒山。廣東陽春縣。亦有螭峒巖。鴻荒之跡。不可究詰也。

### 皋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囊。字若建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注皋比虎皮。宋名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比類脂切。

白水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圖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故晉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閔子騫贊

周濂溪云賢希聖聖希天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遠在濂溪前。

秦皇隋煬武后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皇帝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剗於始皇。淮汴之漕進士之科皆剗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舉皆剗於則天。後世不能廢也。

左袒

胡寅讀史管見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原本此中脫漏十九字）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凶吉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

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令之。軍中於是左祖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余按漢書陳勝傳。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受刑之說。恐未通也。

### 張浚傳

齊東野語。戴澗上閒談云。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鄺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判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困學紀聞云。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是觀之。史傳豈可盡信哉。

### 漢書疎略

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苟悅漢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而略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具載。而班氏不之錄。

### 上元張燈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云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容齋三筆。謂史記無此文。余按史記樂書云。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容齋未之考也。韻府羣玉。及異物彙苑。翰墨全書。並云西京雜記。漢時元夕。然九華燈於南山之上。照見百

里。余閱西京雜記。不見其文。

蟬不翼鳴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爲其不足於耳與。世以爲巧對。按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玄注。旁鳴。蝸蟬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者。蟋蟻以翼鳴者。余睹蟬兩脅下有孔。實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

雙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歛歔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嚮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爲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雍門。且讀雍字是平聲。非也。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神農明堂爲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

舟車輳泊。地稱陸海。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 倉頡

春秋元命包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納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受之。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是皆謂倉頡爲帝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又黃帝四史。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呂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嘍吭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略。黃帝命蒼頡爲史官。制文字。是皆謂倉頡爲史官也。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爲藏書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卽古之衙。壽光卽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 眞珠船卷之八

## 居庸關

楊中丞紫荊考。意思深長。討論詳覈。內云關之要害者。曰紫荊居庸倒馬。就而論之。惟紫荊爲尤重。蓋居庸岩險易守。倒馬去京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取燕京。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荊。又云古今攻燕京者。二出居庸。三出紫荊。所謂二出居庸者。一則同光三年四月。阿保幾出居庸圍幽州。六月北歸。留曷魯等守之。八月。唐遣李嗣源救幽州。曷魯等遁走。一則宣和四年。金兵至居庸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兵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門入。蕭德妃自古北口趨天德。遂以曷魯遁走。爲不能損燕。戍卒壓死。爲天寶亡遼。非關之罪。又謂景太元年。于司馬經略諸關。置兵應援。以紫荊爲上。白羊次之。倒馬又次之。居庸卒不遣一人往守。乃以爲當一意紫荊。而居庸之守可略。余謂阿骨打之入居庸。誠由天幸。至若曷魯遁走。自以阿骨打北歸。李嗣源救至而然。非居庸之不能入也。按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旣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又梁王王禪等兵破居庸關。至紅橋。

與燕帖木兒相持累日。又李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已而太子還宮。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進逼大同。李羅復率兵大舉向關。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出順承門。奔冀甯。由是觀之。則出居庸以攻燕者。又有四。不但前二者而已。且以金人防禦如彼。其嚴尙不能守。況今居庸。又爲京師後門。視紫荆尤切近。豈可徒恃其險。而不更遣一人往守。又遼德妃元太子。一遇急難。便趨古北。余意此旣可由以出。彼豈不能由之以入。然則古北之守。亦不宜略。

### 胡顏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卽胡不遄死之義。尙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北史論茂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杜工部詩。胡顏入筐篚。黃滔景陽井賦。誠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顏。

### 七言詩始

王子年拾遺。軒轅時。甯封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蕩的礫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少昊母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荅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滄海浦來棲息。吳越春秋樂師扈子爲楚作窮刼之曲曰。王邪王邪何

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駭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愴。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謂讒口能誘。褻越采葛婦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兮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飢不遑食四體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辜。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旗。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書。我王何憂能不移。勾踐攻秦還。軍人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幾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甯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孔叢子。夫子歌曰。大道隱矣禮爲基。賢人竄矣將待時。天下如一將何之。續博物志。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琴操卞和獻玉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洽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生。遇王暗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紛墨同。空山歔歔涕龍鍾。天鑿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則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太元眞經茅君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我壽盈。帝若舉之臘嘉平。史記項羽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驪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據諸詩。知七言成篇。不昉於栢梁。

龍涎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負喧雜錄。葉廷圭香譜。曹昭格古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南游宦記。開爲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係蕃中禁樞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漂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刺國。永樂中。皆貢龍涎。

### 烏鵲填河

淮南子有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離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鴈飛。王建云。龍駕車轅鵲填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烏獸毛毳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 禁苑魚獸食

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麵二十觔。御馬監山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觔八兩。獅子房獅子二號。日食活羊一隻半。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二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豬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豹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腔。崔光祿傑說正德中若此。

### 寡敵衆

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兀朮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金亮四十萬。韋永壽二百騎。破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最奇者。楊再興戰郟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二百騎。遇小商橋。驟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夫宋之南渡。兵至不競。而能以寡敵衆若此。今邊兵乃十不當虜一。何也。

首虜

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霍去病五出擊匈奴。斬捕首虜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段口與羌虜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獲首虜才數十百級。輒動色誇張。以徼崇爵。深可愧也。

西翰林

刑曹多文士。故稱西翰林。前輩不暇論。正德間。若亳州薛蕙。君采。儀真蔣山卿。子雲。馬平戴欽。時亮。關西劉儲秀。士奇。張治道。時濟。王謳。舜夫。崑山周鳳鳴。于岐。開化方豪。思道。都下蕭海于。委。無錫顧可適。與行。綿州高第公。次。會稽沈弘道。伯充。鄞縣葉應聰。肅卿。莆田王鳳靈。應時。並文藻瓌奇。蜚華藝苑。濟濟多賢。尙難悉舉。余時聯鑣接武。咸獲交承。離析忽三十年。喪亡略盡。言念疇昔。不勝鄰笛之悲。

二烈婦詩

溧水志。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爲大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齧指血。題詩橋柱上云。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虜來。遙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哀哉。遂投水死。南村輟耕錄。至元丙子。伯顏偏師狗台。臨海民婦王氏。被掠至嶠上清風嶺。齧指血。寫詩於崖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卽投崖下以死。右二烈婦之死。其年同。其詩又略同。但其地不同耳。疑只一事。而傳

者之異也。

### 折像

余讀折像傳而重有感於今之守錢虜也。傳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決，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 五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曲江，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隄州者也。廣東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爲縣人，故稱曲江公。又江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東北九十里，亦並有曲江。

### 曹狀元

曹狀元名鼎，真定寧晉縣人。初中鄉試，歷代州訓導，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復中鄉試，明年中會試，廷試，遂魁天下。官至吏部左郎，兼學士。正統己巳，沒於土木之難。

### 致仕半祿

洪武中臨邑高復以吉安同知致仕。遂甯齊仕坤以新河知縣致仕。皆賜半祿。贍之終身。此亦獎廉勵恬之要術也。

蒼雅

李斯作蒼頡篇。其後有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周公作爾雅。其後有孔鮒小爾雅。張揖廣雅。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李斯蒼頡篇及揚雄訓纂篇。賈飭滂喜篇。謂之三蒼。

蒲輪

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注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明帝紀。詔曰。安車輓輪。供綬執授。注以蒲裹輪。徐稭傳。欲蒲輪聘稭。楊厚傳。贊仲威術深。蒲輪屢尋。唐書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王友正。不至。王起蒲輪賦。丘園共賁。巖穴皆虛。載脂載壘。旣攻旣堅。經營草澤。轡轅雲烟。織而爲席。臧孫不仁。緝以成宮。令尹非禮。旁搜叢桂。遠掇幽蘭。

奇器不傳

宋張思訓。斟酌張衡梁令瓚渾儀之制。爲樓閣三層。高丈餘。中有輪軸關柱。激水以輪。以木偶人爲七真神。左撼鈴。右扣鍾。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至冬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置

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渡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宮行署。舂磨鬪雞。變巧百端。元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縷金雕鏤。枇杷寶相。孔雀竹木雲氣。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爲虛櫃。如笙之匏。上豎紫竹管九十。管端實以木蓮苞。櫃外出小檝十五。上豎小管。管端實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遶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鏤如背板。間出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子于座前。繫風囊于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立刻木孔雀二。飾以真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

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云女記里鼓車。黃帝指南車。及周公欹器。其法並已絕。而馬鈞祖冲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冲之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已上皆極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泰卦

有病者。其子命卜人占之。得泰卦。以爲吉。余私謂卜人云。天在地下。恐無生理。已而病者死。近閱北史云。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乃知古人已先有此論。然乾爲父。趙說比余爲精。顧余說亦不幸而偶中也。

許賽

晉書。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許賽羊豬於神祠者。其來久矣。

京官騎驢

兵部尙書綿州金公獻民云。成化末。爲御史時。常騎驢朝參。同列多有然者。草木子。李公紀字仲修。洪武間。以薦爲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乃今迥不然矣。